

朱維铮 主編

中國經學史

基本叢書

第四冊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

中國經學史基本叢書·四

大學衍義補

下冊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学衍义补. 下 / (明) 邱潜编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2. 7

(中国经学史基本丛书/朱维铮主编; 4)

ISBN 978 - 7 - 5458 - 0581 - 9

I. ①大… II. ①邱… III. ①政书—中国—明代
IV. ①D691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62990 号

大学衍义补（下）

〔明〕丘濬撰
金良年整理
朱维铮审阅

目录

- 卷八十
 崇师儒以重道 7
- 卷八十一
 谨好尚以率民 14
- 卷八十二
 广教化以变俗 21
- 卷八十三
 严旌别以示劝 29
- 卷八十四
 举赠溢以劝忠 32
- 卷八十五
 备规制 38
 都邑之建(上) 38
- 卷八十六
 都邑之建(下) 42
- 卷八十七
 城池之守 47
- 卷八十八
 宫阙之居 53
- 卷八十九
 囿游之设 62
- 卷九十
 冕服之章 67
 玺节之制 70
- 卷九十一
 舆卫之仪 76
- 卷九十二
 历象之法(上) 82
- 卷九十三
 历象之法(下) 90
- 卷九十四
 图籍之储 98
- 卷九十五
 权量之谨 107
- 卷九十六
 宝玉之器 113
- 卷九十七
 工作之用 120
- 卷九十八
 章服之辨 126
 胥隶之役 130
- 卷九十九
 邮传之置 133
 道涂之备 136
- 卷一百
 慎刑宪 139
 总论制刑之义(上) 139
- 卷一百一
 总论制刑之义(下) 148
- 卷一百二
 定律令之制(上) 156
- 卷一百三
 定律令之制(下) 162
- 卷一百四
 制刑狱之具 169
- 卷一百五
 明流赎之意 174
- 卷一百六
 详听断之法 181
- 卷一百七
 议当原之辟 191
 顺天时之令 195

- 卷一百八
 谨详献之议 200
- 卷一百九
 伸冤抑之情 209
 慎告灾之赦 210
- 卷一百十
 明复仇之义 216
- 卷一百十一
 简典狱之官 222
- 卷一百十二
 存钦恤之心 231
- 卷一百十三
 戒滥纵之失 235
- 卷一百十四
 严武备 245
 总论威武之道(上) 245
- 卷一百十五
 总论威武之道(中) 253
- 卷一百十六
 总论威武之道(下) 261
- 卷一百十七
 军伍之制 270
- 卷一百十八
 宫禁之卫 278
- 卷一百十九
 京辅之屯 284
 郡国之守 286
- 卷一百二十
 本兵之柄 292
- 卷一百二十一
 器械之利(上) 298
- 卷一百二十二
 器械之利(下) 306
- 卷一百二十三
 牧马之政(上) 312
- 卷一百二十四
 牧马之政(中) 319
- 卷一百二十五
 牧马之政(下) 326
- 卷一百二十六
 简阅之教(上) 332
- 卷一百二十七
 简阅之教(下) 338
- 卷一百二十八
 将帅之任(上之上) 345
- 卷一百二十九
 将帅之任(上之下) 351
- 卷一百三十
 将帅之任(中) 357
- 卷一百三十一
 将帅之任(下) 366
- 卷一百三十二
 出师之律 372
- 卷一百三十三
 战陈之法(上) 380
- 卷一百三十四
 战陈之法(下) 389
- 卷一百三十五
 察军之情 395
- 卷一百三十六
 遇盗之机(上) 400
- 卷一百三十七
 遇盗之机(中) 407
- 卷一百三十八
 遇盗之机(下) 412
- 卷一百三十九

- 赏功之格(上) 419
- 卷一百四十
- 赏功之格(下) 426
- 卷一百四十一
- 经武之要(上) 434
- 卷一百四十二
- 经武之要(下) 443
- 卷一百四十三
- 驭夷狄…………… 452
- 内外之限(上) 452
- 卷一百四十四
- 内外之限(下) 457
- 卷一百四十五
- 慎德怀远之道 462
- 译言宾待之礼 465
- 卷一百四十六
- 征讨缓和之义(上) 470
- 卷一百四十七
- 征讨缓和之义(下) 476
- 卷一百四十八
- 修攘制御之策(上) 482
- 卷一百四十九
- 修攘制御之策(下) 489
- 卷一百五十
- 守边固圉之略(上) 493
- 卷一百五十一
- 守边固圉之略(下) 499
- 卷一百五十二
- 列屯遣戍之制 506
- 卷一百五十三
- 四方夷落之情(上) 513
- 卷一百五十四
- 四方夷落之情(中) 522
- 卷一百五十五
- 四方夷落之情(下) 526
- 卷一百五十六
- 劫诱穷黷之失 531
- 卷一百五十七
- 成功化…………… 542
- 圣神功化之极(上之上) 542
- 卷一百五十八
- 圣神功化之极(上之下) 548
- 卷一百五十九
- 圣神功化之极(中) 556
- 卷一百六十
- 圣神功化之极(下) 562

崇师儒以重道

《周礼》曰：大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，三曰师，以贤得民；四曰儒，以道得民。

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，四曰联师儒。

叶时曰：“大宰系民之九两，司徒安万民之六俗，而皆以师、儒行乎其中，诚以师道不立则天下无善人，儒道不立则天下无正学。”

臣按：天下不可一日无师儒之功，然师必以儒，儒必以道，然后可以立规矩于一时，垂楷范于后世也。彼异端众技亦皆有师，然师不以儒，儒不以道，岂足以系天下之心而联天下之俗哉？此人君所以有志于三代之英，而获大道之行者莫不崇儒重道，立为师表以正天下之人心，以成天下之治化。

《学记》曰：凡学之道，严师为难。师严然后道尊，道尊然后民知敬学。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，当其为师则弗臣也。大学之礼，虽诏于天子无北面，所以尊师也。

陈澧曰：“严师如《孝经》严父之义，谓尊礼严重之也。无北面，不处之以臣位也。”

方恣曰：“严即尊也，严师即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是矣。以一人之贵而师匹夫之贱，以四海之富而师环堵之贫，此严师所以为难也。严师者，人严之也，人严其师则师道严矣。师所以传道，故师严然后道尊；学以为道，故道尊然后民知敬学。以神言之，故为尸则弗臣；以道言之，故为师则弗臣。”

《大戴礼》：武王践祚，召师尚父而问焉曰：“黄帝、颡项之道存乎意，亦忽不可得见与？”师尚父曰：“在丹书，王欲闻之则齐矣。”王齐三日，王端冕师尚父亦端冕，奉书而入，负屏而立，王下堂南面而立，师尚父曰：“先王之道，不北面。”王行西折而东，东面而立，师尚父西面，道书之言曰：“敬胜怠者吉，怠胜敬者灭，义胜欲者从，欲胜义者凶。凡事不强则枉，弗敬则不正，枉者天废，敬者万世。”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，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，铭曰“安乐必敬”、“无行可悔”、“一反一侧，亦不可不志”、“股监不远，视尔所代”。几铭曰：“皇皇惟敬，口口生敬。口生聒，口戕口。”鉴铭曰：“见尔前，虑尔后。”盘铭曰：“与其溺于人也，宁溺于渊。溺于渊犹可游也，溺于人不可救也。”楹铭曰：“毋曰胡残，其祸将然；毋曰胡害，其祸将大；毋曰胡伤，其祸将长。”牖铭曰：“随天之时，以地之财，敬事皇天，敬以先时。”剑铭曰：“带之以为服，动必行德，行德则兴，倍德则分。”

朱熹曰：“周武王践祚之初，受师尚父丹书之戒，曰‘敬胜怠者吉，怠胜敬者灭，义胜欲者从，欲胜义者凶’，退而于几席、觴豆、刀剑、户牖莫不铭焉。今其遗语尚幸见于礼书，愿治

之君、志学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。”

臣按：周武王之于师尚父欲有问焉，则以师礼尊之而不敢处以臣位，而师尚父知道之在己也，亦不敢轻屈其道，必以师道为尊，忘其身之为臣而君之为君也。君忘其身之为君，以道在臣也；臣忘其身之为臣，以道在己也。古之圣君其尊师者如此，非尊其人也，尊其道也。以为不如是则不足以得其道，不得其道则无以为治，然不徒求之求之而得其言，则又惕然恐惧而推演之以为铭焉，用以朝夕警省，欲其常接于目、每存乎心而将以施之天下国家，而为子孙千万世之贻谋也。此无他，予之者不轻，受之者知重，知所以重则不轻视之，而兢兢业业，惟恐不能保守而或失之也。铭凡十有四，今摘其辞语易知者如右。

孟子曰：“天下有达尊三，爵一、齿一、德一。朝廷莫如爵，乡党莫如齿，辅世长民（辅相世代，君长人民）莫如德，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？”

朱熹曰：“达，通也，盖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。曾子之说盖以德言之也，今齐王但有爵耳，安得以此慢于齿德乎？”

又曰：“达尊之说，达，通也，三者不相值则各伸其尊而无所屈一，或相值则通视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。故朝廷之上，以伊、周之忠圣耆老而祇奉嗣左右，孺子不敢以其齿德加焉，至论辅世长民之任，则太甲、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、周之前矣，其迭为屈伸以致崇极之义不异于孟子之言也，故曰通视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。爵也、齿也，盖有偶然而得之者，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则不及于乡党，施于乡党者则不及于朝廷，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，惟德得于心、充于身、行于家、推于乡党而达于朝廷者也。曾子曰‘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；彼以其爵，我以吾义’，子思曰‘事之云乎，岂曰友之云乎’，孟子曰‘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’，师弟之间意见之相合固如此。”

又曰：“故将大有为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，欲有谋焉则就之。其尊德乐道，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。故汤之于伊尹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王；桓公之于管仲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霸。今天下地醜（类也）德齐，莫能相尚（过也），无他，好臣其所教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。”

程颐曰：“古之人必待人君致敬尽礼而后往者，非欲自为尊大也，为是故耳。”

朱熹曰：“大有为之君，大有作为非常之君也。先从受学师之也，后以为臣任之也。所教，谓听从于己，可役使者也；所受教，谓己之所从学者也。”又曰：“此章见宾师不以趋走承顺为恭，而以责难陈善为敬；人君不以崇高富贵为重，而以贵德尊士为贤，则上下交而德业成矣。”

辅广曰：“天地交而后万物遂，上下交而后德业成，此自然之理也。世衰道微，君不知下贤，惟知恃势以骄贤者，下不知自重，惟知自屈以谄时君，上日骄而下日谄，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，德之与业涣散而无成，天下日趋于乱，而世俗犹以孟子为迂阔，良可悲矣。”

臣按：道出于天，德得于人，人人皆有，初不以贵贱少长而有异也，但所禀者有偏全，所得者有先后，故齿之长者先得之，禀之厚者全得之，我虽有之然或有所未尽，故于其齿之长而得之全者尊敬之而不敢慢，好乐之而不敢疏，惟恐彼之不我亲、不我告而我终焉，如此而已也。夫然，则吾拥是虚器于臣民之上，则人将有负乘之讥彼其之刺，何以成治功而保先王之基业而貽厥子之孙谋欤？此古之帝王所以尊德乐道，而敬夫黄耇之老、老成之贤，必先学焉而后臣之也。噫，人君之尊德乐道如此，则凡得于听闻观感之下者，孰不敬贤而重道哉？（以上尊敬师儒）

《檀弓》：鲁哀公谕孔丘曰：“天不遗耆老，莫相予位焉。呜呼哀哉！尼父。”

郑玄曰：“尼父者，因其字以为之谥也。”

陆佃曰：“据《左传》所录，公谕之曰‘旻天不吊，不慝遗一老，俾屏余一人以在位’，不修《春秋》之辞也，今记修之如此。”

陈澧曰：“作谥者先列其生之实行谓之谥，大圣之行岂容尽列，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无有佐我之位者，以寓其伤悼之意而已耳。称孔丘者，君臣之辞。”

臣按：此后世追谥孔子之始。盖孔子儒教之宗师，所谓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者也。自哀公谕之后，后世帝王屡加褒崇，尊其人所以尊其道也，哀死者所以示生者也。

汉高祖十二年，上行自淮南还，过鲁，以太牢祠孔子。

臣按：高祖不事《诗》《书》之主，得天下之初其于他神不见有所尊敬，而于孔子独以太牢之礼祀焉。盖孔子万世帝王之师，人心之有天理者自然为之起敬，盖秉彝好德之良心也。汉四百年之治所以几于三代者，盖祀鲁一太牢之效耳。

元帝时，孔霸以帝师赐爵，号褒成君，奉孔子后。

臣按：后世封孔子子孙俸奉其后者始此。

梅富上书于其君曰：“仲尼之庙不出闾里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，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，非皇天之意也。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，则国家必获其福，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，何者？以圣人素功封其子孙未有法也，后圣必以为则，不灭之名可不勉哉。”

平帝元始初，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，追封孔均为褒成侯。

臣按：此孔子谥宣之始。

光武建武五年，幸鲁，使大司空祠孔子。

章帝元和二年，东巡守过鲁，幸闾里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，作六代之乐，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，命儒者讲《论语》。帝谓孔僖曰：“今日之会，于卿宗有光荣乎？”对曰：“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，今陛下亲屈万乘，辱临闾里，此乃崇礼先师，增辉圣德，至于光荣，非所敢承。”帝笑曰：“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？”遂拜僖郎中，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。

臣按：昔人有言，古人建立学校未尝不以祀礼为先也，高皇帝虽在位德，犹能修其祀于过鲁之日，武帝兴学校而独未闻释奠之礼焉。明帝行乡饮于学校，祀圣师周公，孔子初似未知，所以独崇宣圣之意，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，祠仲尼，章帝、安帝皆幸阙里祠孔子，作六代之乐，则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。使当时儒学之臣能以古人释奠之礼而推广之，则又何以加焉。

魏文帝黄初二年，诏曰：“昔仲尼资大圣之才，怀帝王之器，当衰周之末，无受命之运，教化乎洙泗之上，于时王公莫能用之，乃退考五代之礼，修素王之事，因鲁史而制《春秋》，就太师而正雅颂，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，仰其圣以成谋，咨可谓命世之大圣，亿载之师表者也。遭天下大乱，百祀堕坏，旧居之庙毁而不修，衰成之后绝而莫继，阙里不闻讲颂之声，四时不睹蒸尝之位，斯岂所谓崇礼报功、盛德百世必祀者哉？其以议郎孔羨为宗圣侯，邑百户，奉孔子祀，令鲁郡修起旧庙，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，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。”

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，诏曰：“弘我王化在乎儒术，能发此道启迪含灵，则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。所谓自天攸纵，将圣多能，德配乾坤，身揭日月，故能立天下之大本，成天下之大经，美政教、移风俗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人到于今受其赐，不其猗欤？年祀渐远，灵光益彰，虽代有褒称而未为崇峻，不副于实，人其谓何？夫子既称先圣，可追谥为文宣王。”

臣按：文宣王之谥始此。

五代周太祖幸曲阜，谒孔子祠。既奠将致敬，左右曰：“仲尼人臣也，无致敬之礼。”上曰：“文宣百代帝王师，得无拜之。”即拜奠于祠前。

胡寅曰：“孔子大圣，途之人犹知之，岂以位云乎哉？如以位，固异代之陪臣也，如以道则配乎天地，如以功则贤于尧舜。斯臣也，当周太祖时以拜孔子为不可，则当石高祖时必须以拜契丹为可者。是故君子有言，天下国家所患莫甚于在位者不知学，在位者不知学则其君不得闻大道，浅俗之论易入，义理之言难进，人主功德高下一系于此，然则学乎学乎，岂非君臣之急务哉？”

宋真宗咸平三年，幸曲阜县，谒文宣王庙。帝服靴袍，诣庙酌献，庙内外设黄麾仗，孔氏家属陪列。初，有司定仪止肃揖，帝特再拜，又至墓奠拜，追谥曰“玄圣文宣王”。先是，诏有司检讨汉唐褒崇宣圣故事，初欲追谥为帝，或言：“宣父周之陪臣，周止称王，不当加帝号。”故第增美名，乃按《春秋演礼图》及《庄子》之言，加以玄圣，其后又以犯圣祖讳改至圣。

臣按：宋真宗幸阙里奠孔子，有司定仪注止肃揖，帝不从，特行再拜礼，可谓知礼矣。然不服玄端而用靴袍，况其所以至圣人之居者乃为封禅之故，非诚也，其所加谥者用纬书异端之说，至其改谥又因黥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讳，要皆非礼之礼。心既不诚，名又不正，圣人在天之灵其肯受之乎？且孔子以为万世帝王之师，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，名称曰王曰帝有与与否皆不足以为吾圣人之轻重也。

元武宗大德十一年，制曰：“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，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，

所谓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仪范百王，师表万世者也。朕纂承丕绪，敬仰休风，循治古之良规，举追封之盛典，可加大成至圣文宣王。於戏！父子之亲，君臣之义，永惟圣教之尊，天地之大，日月之明，奚啻名言之妙。”

臣按：孔子为儒道之宗，万代纲常之主，上焉而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道赖以明，不有孔子之六经则所谓十圣人者世之人或有不得其详者矣。孔子以身立教，以言垂教，使天下后世知有彝伦之理、中正之道，君子得以闻大道之要，小人得以蒙至治之泽，一皆吾圣人作经垂训之功也。是以帝王有志于盛德大业者固皆崇重其道，则虽幼冲之君如汉平帝、不学之主如周太祖、多欲之君如元武宗皆知所以崇重焉，可见天理之在人心，其所以秉彝好德者初不间于智愚、贤不肖与古今也，矧夫聪明睿智之君而处夫崇高富贵之位，且又当夫重熙累洽之时，可不知所以崇重之哉？虽然，与其崇圣人以虚名，孰若遵圣人以实理。唐玄宗谥圣人以文宣，似矣，然而应聚法伦，圣道安在？宋真宗加圣谥以至圣，似矣，然伪作天书，圣道如何？臣故曰与其崇圣人之虚名，孰若遵圣人以实理。（以上褒崇先圣）

魏齐王正始七年，始以颜回配享孔子。

臣按：此后世以颜回配享孔子之始。

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，诏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从祀孔子庙堂。

臣按：唐太宗诏以诸儒从祀孔子皆其有功于圣人之经者也。卜子夏、毛萇有功于《诗》，左丘明、穀梁赤、公羊高有功于《春秋》，伏胜、孔安国有功于《尚书》，高堂生、戴圣有功于《礼》，王辅嗣有功于《易》，刘向、郑众、杜子春、马融、卢植、郑康成、服子慎、王肃、贾逵则通有功于诸经者，何休、杜元凯、范宁则又有功于三传者，然子夏在十哲之列，而此又列之者，是时七十二子虽列像庙堂，未得享祀，惟子夏以有功于《诗》得在从祀之列，至开元七年，七十二子始从李元瓘请得从享祀。

玄宗开元二十七年，追谥孔子为王，乃赠颜子为公、闵子等九人为侯、曾参等七十六人为伯。

臣按：此后世追赠孔子弟子为公、侯、伯之始。

宋真宗咸平三年，追封充公颜回为兖国公、费侯闵损等九人为公、郈伯曾参等七十六人为侯，又诏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俱为伯。

臣按：此后世从祀诸儒有封爵之始。

神宗元丰七年，以孟子同颜子配食宣圣，荀况、扬雄、韩愈从祀。

臣按：此后世以孟子配享孔子之始。

徽宗大观二年，诏跻子思从祀。

政和三年，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，临川伯王雱从祀。

臣按：宣圣庙堂乃大公至正之所在，岂容一毫私意于其间？而奸党之徒乃敢欺天罔圣，以扶翼其恶党，以为自己奸利之地。时君可欺，而圣人在天之灵其可欺乎？徽宗烛理不明，而为奸党所蔽，虽曰褒崇安石，而不知适所以彰其莫大之恶，而增其极恶之罪也。

理宗淳祐元年，诏曰：“朕惟孔子之道，自孟子后不得其传，至我朝周惇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真见力践，深探圣域，千载绝学始有指归。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辩，表里混融，使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之书本末洞彻，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。诏令学官列诸从祀，以示崇奖之意。”又以王安石谓“天命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，为世罪人，岂宜从祀？

景定二年，皇太子言：“乾淳间文公朱熹与宣公张栻、成公吕祖谦志同道合，切思讲磨，择精语详，开闢后学，诚有功于圣门。三臣者俱尝被诏追褒，兼准御笔，秩熹于从祀，如栻、如祖谦宜升从祀。”诏从之。

度宗咸淳三年，始以颜回、曾参、孔伋、孟轲并配孔子。

元文宗加颜回为阙国复圣公、曾参郈国宗圣公、孔伋沂国述圣公、孟轲邹国亚圣公，是岁始以董仲舒从祀。

臣按：自礼经有释奠于先圣先师之说，唐贞观中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有功于圣经，以为先师，从祀先圣庙庭。至宋神宗进荀况、扬雄、韩愈于从祀，此三人者其功又不专于一经。其后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及祀王雱，虽是群奸私意，然亦以其有作《三经义》之功。理宗崇尚理学，列周惇颐等七大儒于从祀，后又兼秩司马光、邵雍，盖以此九儒者重明圣道，俾大明于世也。夫自唐人列祀诸儒，如荀况之性恶、扬雄之诬身、王弼之虚无、贾逵之讖纬、戴圣之贪残、马融之荒鄙、杜预之短丧，多得罪圣门者，其间纯正如董仲舒者顾不得侑食，至于元天历中始秩祀焉。我圣祖开国之初，首去扬雄之祀，正统改元，用言者从祀吴澄，后又以胡安国、蔡沈、真德秀列在从祀，此数儒者皆于经有发明之功，故特祀之。夫从祀于孔子之庙堂者，必其人于孔子之道有所合而无所愧，然后可以与焉。不轻与之所以重其事，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。（以上言褒祀先儒）

《文王世子》：天子视学，大昕鼓征，所以警众也。众至然后天子至，乃命有司行事，兴（举也）秩（常也）节（礼也），祭先师先圣焉。

陈澧曰：“天子视学之日，初明之时，学中击鼓以征召学士，盖警动众听使早至也。有司，教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、乐之官也。”

臣按：天子之尊不轻举动，惟于学宫时常临视，虽曰以举贤效才，而实以崇儒重道也。

汉明帝中元元年，初建三雍，亲行其礼。天子冠通天，衣日月，备法物之驾，盛清道之仪，袒割辟雍之上，尊养老更飧射礼。

唐高祖武德七年，幸国子学，亲临释奠。

太宗召天下纯儒耆德以为学官，数临幸观释菜，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，赐以帛，广学舍千二百区。

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，幸国子监。二月，又幸。四年四月，又幸。

太宗端拱元年，幸国子监。将出，顾见讲堂左右博士李觉方聚徒讲书，诏觉讲《易》卦。淳化五年，又幸国子监，召孙奭讲《尧典》、《说命》。

哲宗元祐中，幸国子监，诣文宣王殿行释奠礼，御端化堂，命祭酒丰稷讲《尚书·无逸》。

臣按：哲宗视国学，或谓吕大防曰：“祖宗视学非有爵命之赏，则有金帛之赐，今皆无之，何也？”大防曰：“古者天子视学盖常事也，德意在焉，小惠何足道哉？吾固欲天子时一幸，金帛之赏后日何可继也？政恐惜费而止耳。”大防此言可谓至论。盖天子视学，所以崇儒而重道，非但以为美观而已也。盖学校礼义之所在，圣贤道德之所宗，万乘所以必亲临之者，所以崇儒道、敬先师，作兴人才以为世道之故，而或者乃欲望爵禄之赏、金帛之赐，何所见之小哉？盖君子之所重者道义也，小人之所嗜者则在于禄利焉。荷君之恩付我以师儒之任，兢兢然以不称厥职为惧，赖主上之宠灵，以光贲我学宫、崇重乎师道，而吾之所感荷者虽九锡之荣、万缗之富，不足以仿佛之矣，一阶半级、匹帛铢金焉能为有亡哉？万一君恩以吾教训之有方、讲论之明切而有锡焉，受之可也。我圣祖初得天下，首建太学，车驾屡临幸焉，列圣相承，率循是道，命坐赐茶，兼有衣币之赐，锡以玺书以勉励我师生者，谆切详悉，往往勉以圣人为学之道，期以帝王作人之效，用铍于梓，士子入学之初俾之庄诵佩服。士习丕变，人才汇兴，有由然哉。（以上视学）

以上崇师儒以重道